

從書齋走向曠野 與王振攜手在港辦展

文學無新舊 核心在寫「人」

獨家專訪



●著名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日前接受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獨家專訪。

獨家專訪

提起作家莫言，在很多人眼中，他是書寫出《紅高粱》《檀香刑》《豐乳肥臀》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也是金句頻出、談話犀利的網絡「段子手」。這幾年，他以一種更開放、更接地氣的姿態，出現在大眾視野裏——辦書法展、創作話劇文本、經營微信公眾號，甚至數次走進直播間與年輕人對話。「任何一種文學形式，從根本上講都是相通的，就是寫人、寫人生、寫人的情感、人的命運，以及人心的微妙之處。」近日，莫言在接受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獨家專訪時表示，文學無新舊之分，核心始終在「人」。作為一個作家，「必須要牢牢記住，我是生活在當下的，我的作品必須有當下感。」

●文：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管樂、徐小惠

攝：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任青



掃碼睇片

眼下正值

莫言與書法家王振攜手呈現的「放寬心·喫茶去」書法攝影展在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行。二人日前來港出席開幕禮，並於19日到訪大文集團。在與記者的訪談中，莫言以他一貫平和溫潤的語調，談及文學本質的堅守，以及當下作家的使命與選擇。

從「人何以堪」到「人何不樂」

莫言強調：「作家必須要牢牢記住，我是生活在當下的，我的作品必須有當下感。」至於如何讓作品具有當下感、當代性、現代性，他認為，這就需要作家必須扎根到基層去，要跟最廣大的老百姓的命運息息相關，「要知道他們的想法，知道他們的痛苦，知道他們的歡樂，知道他們的追求。我覺得這是作家必須與時俱進的一個最基本的要求。」

於莫言來說，自己與時俱進的一個方式，便是與王振聯手創辦並經營微信公眾號「兩塊磚墨訊」，將傳統與現代結合，把二人在世界各地遊走參觀的感想即興創作成詩和詞的文藝作品，然後在現場或回家用毛筆將之書寫出來，再發布到公眾號上，讓更多的年輕人在指尖閱讀中感受古典韻味。

與莫言那些中長篇小說不同，《兩塊磚墨訊》的內容大多抒情隨性又輕快，從2019年創立至今，幾乎篇篇文章閱讀量都達「10萬+」。從書齋走向曠

野，自己的文字觸達到更多的受眾，這種轉變也讓莫言的心態產生了深刻的變化。「過去我老在家裏一個人閉門造車，關在家裏寫作。現在邁開了雙腿，走向世界各地，尤其是跟基層的老百姓、年輕人有了廣泛的、密切的接觸後，對世界的看法也越來越開放，對人生的感悟也越來越深刻。」他坦言，自己過去經常一個人鬱鬱寡歡，感覺很悲觀，「但現在我覺得自己是一個特別樂觀的人。」他進一步舉例說，當見到一棵3,000年的大樹時，以前會想起《世說新語》中桓溫十年征戰回來時說的「樹猶如此，人何以堪」，很是悲觀，但現在的自己會覺得樹猶如此，人何不樂呢？「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作為一個人，跟一棵3,200歲的大樹在進行交流，我擁抱它，我仰望它，我摸它樹上落下來的小葉子，我感覺到作為一個人的巨大的幸福和榮幸。」

擁抱新變化 見證文學「破圈」

莫言不但不排斥新的傳播方式，還主動參與過幾場直播，為文學作品、刊物「帶貨」。2023年4月23日「世界讀書日」當天，他第一次走進東方甄選直播間，對話命敏洪與董宇輝，吸引了數百萬網友在線圍觀。2024年12月20日，他與作家梁曉聲攜《人民文學》在宇輝直播間開播，暢聊文學與生活。「像《人民文學》這樣的大刊物、國刊，也『放下身段』，去董宇輝直播間推廣，跟更廣大的讀者建立一種密切的聯繫。我參加過兩次，一晚上就訂出了幾十萬冊，比按照傳統方式的訂閱效果要好得多。」但莫言表示，「這只是傳播方式、推銷方式的改變。對於文學的本質不應該改變，也不會改變。」

在擁抱新變化、見證文學「破圈」的同時，莫言始終強調經典的必讀價值。他表示，文學無新舊之分，網絡小說也是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要遵循文學的最基本要求和原則。而讀者在閱讀網文、爽文的同時，也要回頭讀《戰爭與和平》，讀《紅樓夢》，讀李白，讀杜甫，讀屈原。「讀先輩們已經在文學史上成為經典的作品，是我們人生的必修課，不但每個人都要讀，而且要反覆讀。」他以最近重讀列夫·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為例，儘管故事發生在兩百多年前的俄羅斯，但自己依然能感受到小說裏人物的命運，跟當下的人的命運息息相關，「他的痛苦，他的歡樂，我也能夠特別強烈地感受到。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文學無新舊。」



●香港《文匯報》、《大公報》曾多次刊登莫言相關報道。圖為莫言與報道版面合影。

莫言談AI衝擊：原創是作家的核心競爭力

AI技術發展一日千里，勢必對文學創作造成衝擊。作家該如何面對這種影響？莫言首先分享了自己的一段親身經歷。

早前浙江一所著名廟宇的大和尚邀請莫言為建寺1,400周年作賦。「我考慮了一下，我說如果沒有AI的話，我可以給你寫。有了AI之後，我不能寫，為什麼呢？因為如果我寫得好，廣大讀者會說，這一定是AI寫的。如果我寫得不好，人家會說還不如用AI寫得好。」這個理由很有說服力，對方因此作罷。但這也引發了莫言的好奇，「我想試一下，看看AI到底能不能寫出一篇賦。」

於是，他將廟宇的基本情況向AI軟件介紹了一番，5分鐘後，AI為他生成了一篇1,000字的賦，把廟宇的歷史、當中著名的和尚、發生的神話故事，甚至周圍的風景都一一囊括。「我確實寫不出來，但我又發現這篇文章沒有思想。我就跟作協的一位領導、也是位大評論家說，我用AI軟件寫了篇關於某某寺的賦，但是沒有思想。他說，這不怨AI，怨你，你給了它思想，它就會給你演繹、表達出來。我後來又試了一下，對AI說，你這篇賦寫得很好，但是沒有思想，現在我希望你在這個賦裏加上這樣的想法。兩分鐘後，每一段裏都滲透了這個精神。由此可見，AI確實可以幫助我完成這種技術性要求特別高的文章，比如格律詩詞賦體。我覺得任何一個作家都不可能擁有這麼大的詞彙積累，以及在短時間內完成這麼一篇華麗文章的才華。」

即便如此，莫言仍堅定地認為，AI不可能完全代替人的寫作。「作家一定要堅持原創，AI

無論有多麼大的本事，它的數據庫裏都是我們作家和前輩作家的創作，AI在這些已有的文本基礎上經過各種各樣的勾兌調配，生產出一個文本，假如沒有原創的作品注入，就不會有新的作品產生，AI的能力也不會有大幅度進步。」

他舉例道：「我和王振最近去了貝加爾湖，看到貝加爾湖那麼浩瀚的淡水，唯一的出口就是安加拉河，流量澎湃充沛，河水清澈無比，滔滔地往外流淌。為什麼能夠有這麼豐沛的產出？就是因為圍繞貝加爾湖有330多條河流注入，卻只有一條河流往外輸出，所以就保證了安加拉河是一條滔滔不絕的大河。AI數據庫很可能就像貝加爾湖，有了諸多原創作品往裏注入，然後才會有鮮活的、生動的、澎湃的文章，像安加拉河一樣輸出來。所以原創還是至關重要的。」

原創是作家的核心競爭力，不過，莫言又指出，作家最大的競爭對象其實還是自己。「你說我現在要跟哪個作家競爭，我找不到一個可以跟我競爭的作家，不是說他們不夠格，我覺得每個作家寫的都是不一樣的，每個人有自己的個性，我最大的敵人、最難超越的是我的過去、我已經寫出來的作品，我要寫得跟這些作品不一樣，那麼就受到了我個人的學識、經歷、才華的限制，所以每一個作家跟其他技術工作者一樣，都是有限度的。為了盡量使自己的新作品保持新鮮感，讓讀者感到新鮮，需要這個作家不斷地去學習、讀書、調研，『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也就是這個意思。」

十年記者生涯 拓寬文學創作

由莫言編劇創作的话劇《鱷魚》即將在11月來港演出。這部充滿魔幻色彩的長篇劇作，講述潛逃至境外的貪腐官員的故事。創作素材其實得益於莫言在《檢察日報》10年記者生涯的積累。

「我在《檢察日報》工作10年，也寫了一些新聞體的文章，比如我去探

訪檢察官，與檢察官對話，我寫檢察官題材的報告文學，也寫檢察官題材的電視連續劇。」莫言將這些都視為有新聞性的文學作品。「我感覺到收穫非常大。這10年的記者生涯，不但沒有對我的文學創作造成妨礙，反而推進了我的文學創作的寬度和廣度。」



●莫言在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李大宏的引領下參觀大文集團報史館。



●莫言拿起手機拍下感興趣的報紙版面。

香港是別具特色的文學綠洲

觀點

在「放寬心·喫茶去」書法攝影展現場，有一幅莫言的書法作品《憶金庸》，筆墨間透着二人的深情厚誼。談起金庸，莫言滿是欣賞：「以金庸先生為代表的武俠文學，是全世界的一個稀有品種。而且這樣一種文學題材，跟影視又是密切相連，由此也生發了香港的武俠電影。金庸的小說、成龍的電影，都是我非常喜歡看的。」

論及香港文學發展，莫言更是給出了極高的評價，「香港絕對不是一個文學的沙漠，而是一塊很有特色的綠洲。」在他眼中，這塊「綠洲」既有金庸筆下義薄雲天的武俠世界，也有西西這樣的先鋒作家，在狹小的衛生間裏堅持寫作，莫言稱之為「香港寫魔幻現實主義的第一人」，因為她的作品代表了香港文學中非常現代和前衛的一面。

此外，莫言還提到作家葛亮，「葛亮這樣的年輕作者本身是內地出身，後來在香港讀博，留在大學裏任教，同時也寫作。他寫的不僅僅是香港的故事，也寫內地，比如南京的歷史。他寫的小說有一種濃厚的民國味，這個民國味還真是很難營造的，我覺得跟他在香港生活有關係。」

●莫言（左一）日前與香港中文大學原校長金耀基（左二）、王振（左三）共同參觀「放寬心·喫茶去」展覽。中通社

